

YITONG
BAI

翻译理论与

FANYI LILUN YU

译
通
百
通

TONG

实践研究

SHI JIAN YAN JIU

谢旭升 / 著

XIE XUSHENG

新疆大学 出版社
XINJIANG UNIVERSITY PRESS

译通百通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谢旭升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XIN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谢旭升著.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631 - 2097 - 0

I. 译… II. 谢… III. 翻译理论—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712 号

译 通 百 通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谢旭升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830046)

乌鲁木齐隆益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mm×1168mm 1/32 7 印张 178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5631 - 2097 - 0 定价:25.00 元

序

2006年开春以来,我多次接到新疆的来电。除了同在科学院新疆分院的雪克热提先生、乌米提先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外,就是和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의谢旭升老师有联系了。当金秋时节有同事给我送来他的《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书稿之时,谢老师这位身材魁梧高大,总是红光满面,一幅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形象顿时呈现在我的面前,感到十分亲切。他一再约请我为他的文集写序,令我非常激动。

书名冠以“译通百通”,十分谐趣。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选自他已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和尚未与读者谋面的部分论文,共有20篇。不管是谈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有一个首先要“通”的问题。如果自己不通,就没法同别人交流,更无法教会学生,学好外语,以便从事交流活动。自己译得不通,还能教别人懂吗?谈翻译,自己理解得不准确,还能谈理论吗?这是一个非常明白浅显的道理,勿须赘述。

但是如何能“通”?“通”的标准是什么?古今中外的翻译界,委实有过不少的论述,至今也有不少人参与热烈争论。论翻译问题,从古就存在着对大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思辨。

我们知道,早在我国三国时,大月氏后裔支谦,精通六国语言,从公元223年到253年的30年时间里,共译出经书36部48卷。在他所写的《法句经·序》中,就曾谈到他与维祇难之间的文质之争,其中并已提到“雅”、“信”、“美”、“达”等翻译学术上的概念。支谦写道:“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间。……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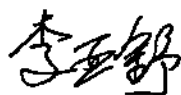
对异国的“不同”“名物”，是“音译”还是“意译”，这是历代翻译家都颇费神之事。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 30 年来，许多中外学者对此有过无数次的交锋，有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例如，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 年在《论翻译的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里提出了翻译的“两种”途径，或是“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或是“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就是我们不少报刊文章讨论过的“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观点，即常说的“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观点，称之为“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自从 1995 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著：《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于 1995 年问世后，又有人认为，异化和归化这两个翻译术语，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其实，也非尽然如此。远的不说，早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过音译和意译的争论。章世钊于 1910 年发表的《论翻译的名义》，就是主张异化翻译的。胡以鲁于 1914 年发表的《论译名》中，提出了尽可能意译的原则，也就是主张归化的。至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梁实秋等翻译大家或稍后的茅盾、傅雷、钱钟书、刘重德、王佐良等知名学者无一不关心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研究，并都发表了很有见地、十分重要的学术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国翻译界的当代及后人，让他们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即使赞成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同行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玄奘“五不翻”的音译理论，而只是对归化、异化翻译各有所不同的侧重，都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里，支持和发展的中国翻译事业。

每当我们重温前辈们的种种论述时，主要是植根于中华大地土壤，关心今日的翻译，关心中国翻译的趋向和发展。这里我们又高兴地看到谢旭升副教授的《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这部很有特色的文集。我赞成作者的主题思想，译通才能百通。文章虽出自他一人之笔下，所讨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却涉及到今日译坛的方方面面。从地方名物特点到跨文化交流，并不限于中英翻译问题，而是从中西思维模式对比，调整视角，扩大视野，以精练的语言，独特的风格，审视了一些作家作品和许多文献资料。音译还是意译问题，就是他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之一，并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清新思维。可以说，谢老师的文章，理论和实践上都在与国内外同行们接轨，而都带有大西部的地域特色，具有新颖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因而也很有可读性。

难道不是吗？“翻译是人类活动的动态反应”，读完全书，伏案小憩之时，很自然地会想到新疆这个好地方，会想到新疆大学这所好学校，会自然地想到新疆外语院校里所培养出来的分布到全国的许多好学生。记得2006年7月，骄阳似火的时候，中国第十二届科技翻译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之时，新疆大学许多本科生、研究生来旁听，有的来回有几十里的路程，也踊跃参加。后来，组委会秘书处的同志告诉我，其中不少人都是谢旭升老师的同事或学生。谢老师教学任务很繁重，还有社会兼职，但他一心放在教学和科研上。生长在新疆，安心家乡建设，认真教书育人，这种精神，当时就深深感动了我们那些从沿海和内地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同志。现在，当我再读到他的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的一系列文章时，更是从心底产生了敬意。我们知道：新疆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周边同八个国家接壤，外语和翻译在新疆各界人民中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旭升同志的文集内容，无论是谈外语翻译、翻译教学、素质教育、旅游资源或对外宣传，都很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都很有时代意义。透过他撰写的研究论文，可以看得出他对当地兄弟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热爱，对国家在当地民族政策的尊重与支持，对新疆同国外交流的敏锐和重视，对来自新疆全境和全国各地在新疆大学里求学的学生的热爱和培养。过去十余年来，我不

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的不少学术观点,在全国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赢得了热烈掌声。我深信,他的《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文集的出版,一定会再次受到翻译同行们的赞赏,特别是会受到高校外语院系师生的欢迎。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李' (Li) and '舒' (Shu)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2006年11月12日 北京
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前 言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经贸交往的密切以及翻译在人们的学习和工作中作用的日渐突出,翻译开始受到学人和社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把学好翻译作为英语学习的努力方向和英语成功的标志。为配合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翻译热潮,全国许多院校纷纷成立翻译学院或建立翻译系,培养英语的实用高端人才。此外,全国各地英语语言与文学硕士点,报考翻译方向的考生也是人潮涌动,显得十分火爆。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更多的用人单位把翻译资格等级证书作为衡量英语能力最重要的尺码,大有代替英语六、八级作为能力凭证的趋势。由于长期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浮躁思想以及连续多年的扩招,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造就出一大批有文凭没能力的空壳毕业生。一方面,社会上合格称职的翻译需求到处告急;另一方面,学外语等于学翻译的认识盲区随处可见,因而制造的翻译垃圾更是惨不忍睹。翻译课时偏少,课程设置不合理,实战性翻译教材比例偏低,很多教师非翻译出身,无临场翻译能力,照本宣科者大有人在,此种教育体系下,培养的学生其能力是可想而知的。为帮助社会上英语学习者和相关部门专业人士对翻译有理性的认识,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提高翻译的实践技能,培养翻译的跨文化意识,加强翻译教学和规范翻译市场,笔者基于十几年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编写了《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集,旨在说明翻译的成功是语言学习的成功,翻译实属文化现象解读以及了解社会变革重要的切入点。本文集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书中

汇总了论文 20 篇,其中 13 篇发表在《中国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等杂志上。11 篇为理论性文章(其中三篇为英文论文),9 篇为实践性论文。由于翻译的多学科兼容性特点,因此该论文集涵盖翻译教学、文化、对外宣传、文学、旅游、科技、翻译市场等领域。

翻译在我国实践历史很长,但是理论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系统性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翻译作为独立学科,其地位在中国仍是个争执不下的话题。虽说各地招收翻译硕士和博士数量在逐渐增多,但是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点少得可怜,对翻译的理性思考有很大的空间。该书中英语论文,论述了翻译由于受意识形态操控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翻译的难点在于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等。理论性文章一改惯常的抽象笼统的面孔,加进了不少出现在我们课本中和现实生活中鲜活的实例,深入浅出地阐释翻译与文化以及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

该论文集实践篇针对性强,均涉及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相当多的实例为本人曾经实践的新疆特色的句例,想必该新疆地域特色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必将有助于广大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学习者了解新疆地域特色翻译。新疆强烈的多元文化性和敏感的地域意识形态性必然会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专集可以说是抛砖引玉,以期能聆听到更多专家的高见和批评指正。

作者

2006 年 12 月 17 日

目 录

理 论 篇

试析新疆英译对外宣传品词语处理问题.....	1
新疆外语翻译尴尬透视.....	6
试论翻译与素质教育	13
新形势下汉英翻译教学初探	18
试谈精读课与翻译的结合	25
新疆旅游资料翻译之我见	31
从跨文化角度谈中文英译文稿的“缩水”策略	36
新疆对外宣传英译特点与问题探讨	41
翻译在中国受意识形态操纵面面观(英文)	48
中西思维模式对比与翻译(英文)	70
反映在《南方与北方》和《艰难时世》作品上的风格 与视角(英文).....	130

实 践 篇

浅谈汉英显形隐形句式结构处理.....	146
谈汉语动词在汉英转换中多端口处理.....	151
从翻译实践看汉英之间的多层面对等.....	159
谈汉英实践的简约性方略.....	168
对外宣传汉译英难点刍议.....	179

题目汉英翻译新探.....	189
谈汉英转换中“的”字的不变应万变.....	195
图片说明英译浅议.....	202
浅议英语介词 with 的用法及翻译	209
后 记.....	214

试析新疆英译对外宣传品 词语处理问题

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新疆英译对外宣传品有了明显增加。欣喜之余,笔者出于职业习惯,对新疆近年出版的对外宣传材料上暴露的词语处理问题,深表忧虑。

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界对词语翻译,尤其是对带有新疆地方色彩的词语翻译尚未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讨。因而,在翻译实践上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局面。有时词语语际转换错误之多,错误之严重令人咋舌。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陈述并加以分析,以期引起同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一、对国家民族语言政策缺乏了解

按理说,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域,应依照 1978 年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上报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简称《统一规范报告》)拼写新疆的地名。然而,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译名处理上,除从纯语言学观点考虑之外,还应反映国家的语言政策,因为语言政策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说来这也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民族自治政策是否能够全面贯彻落实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新疆各地区译名处理上,应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译名音为基准。如: Kashgar (喀什), Artux (阿图什), the Alataw Pass (阿拉山口)。但是,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区地名的作法也随处可见。如:吐鲁番、和田、

库尔勒、乌鲁木齐,被分别误译为: Turfan, Hetian, Kurle, Wu-LuMuqi, 按当地少数民族语发音应拼写为: Turpan, Hotan, Korla, Urumqi。出现上述错误,一是译者手头没有审定的汉英地名词典;二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了解甚少。不用汉语拼音拼此类地名,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地位的尊重,是利用社会语言学处理词语的产物,地名英译涉及面广,具有政治敏感性,事关重大,因此,译者在此方面应慎而又慎。

二、汉语水平不高,引起的误译

此类错误属理解性错误,如:全面介绍新疆的英汉两种语言对照的大型画册,把“高昌回鹘寺”译为 the Ruins of Huihe Monastery in Gaochang。把“街头市井”译为 city well, 把维吾尔主食“馕”译为 Nang, 锡伯译为 Xibe, 前一个错误说明译者对这个词根本不理解,根据汉语辞典,它的词义是“街市,市场”。后两个反映汉语拼音能力不过硬。由此可见,做好中译英工作,不仅要掌握外语,还要不断提高译者的汉语修养和增加对祖国文化的了解。中译外工作的第一步要正确理解原文,汉语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原文理解的好坏。对一个汉语功底不扎实的人,照字面翻译乃至造成误译或死译在所难免。

三、对地方史、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又不深究所用词的语用内涵而引起的误译

如:把吐鲁番“额敏塔”错译为 the Emin Pagoda。文字记载该塔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 年),是吐鲁番郡王苏賚满为纪念其父额敏和卓而建。该塔与旁边的清真寺紧紧相依,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该建筑群是维吾尔族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体现, Pagoda 来自梵语,指的是印度、远东地区的塔。无意中译者把一顶佛教的帽子扣到了伊斯兰教建筑的头上,真是滑稽可笑。实难

想象如此质量的对外宣传品,前来参观该塔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外游客读后会作何感想。minaret 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指清真寺所带的塔。显然,“额敏塔”译为 the Emin Minaret 较为合适。此类错误译例还有,如: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误译为 the Hetika Moslem Temple,乌鲁木齐的“陕西大寺”译为: Shan Xi Grand Moslem Temple,“temple”这个词的含义是:1. (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或佛教徒等的)圣堂、神殿、庙宇、寺院;2. (摩尼教的)教堂,(基督教的)教堂、礼拜堂。从罗列的词义来看,这个词与伊斯兰教无任何关系,这两例除“寺”的对应词选错之外,专名也存在,正确译文应分别是: the 1d Kah Mosque, the Grand Hall of the Shaanxi Mosque。还有一处图片说明:“殿内龛旁讲经宝座”(艾提尕尔清真寺内)错译为 pulpit by niche in the hall。这个短短的词组里,用了两个不恰当的词。一个是 pulpit,这是基督教范畴内的词,词义是“布道台”,另一个是 niche,指佛教寺庙里供奉的佛像或佛像的石室或柜子,如“佛龛、神龛”。经过修改之后,正确的英译表达形式是 throne by shrine in the hall。“throne”是汉语“宝座、御座、神座”。这个座按照伊斯兰教规中阿拉真主的旨意,专门赐给大毛拉,讲古兰经时享用。shrine 非佛教专用词,其词义为“圣坛、圣祠、神龛”,是一个外延大、内涵小的词,在没有找到更恰当的词转译前,此词要比 niche 好得多。

四、未能达到语际转换效用的词语处理

“肉孜节”、“古尔邦节”是我区信奉伊斯兰教群众欢庆的两个重要的民族节日,在肉孜节前是斋月。这些民族节日,为我区民俗、民情旅游增添无穷乐趣。在众多的对外宣传材料中都对这些节日及相关民风作过介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如 the Rozi Festival, the Corban Festival 的英译处理都令的语读者为之茫然。因为载运语用意义的指称对象本身不为译语文化所熟悉,难

怪语用意义令人费解。

只要对维吾尔族进行过一些研究的人,不难发现维吾尔族无论在语言上,还是生活习俗上跟阿拉伯国家民族相似。在这些译名的处理上,我们不妨借用阿拉伯语进行转译。一是因为阿拉伯语影响面大,不会产生信道障碍,而且这类词汇已编入英语词典。二、阿拉伯语表达这类词的语义时,内涵基本到位,不会引起语义扭曲,不过,除用阿拉伯语作为解释性翻译的变通处理外,仍有必要保留地方色彩的表述词。其二合一的处理形式较为妥贴,如 the Rozi Festival or lesser Bairam (肉孜节), the Corban Festival or Greater Bairam, 这样既可以不失真地传输词的语义,又能保持住词的民族色彩。据此,我们还可以对现有一些译名,进行原有基础上的改进。如斋月 (feasting month), 香妃墓 (the Apak Hoja Tomb) 可改译为 Ramadan, the Apak Hoja Mazar。"Ramadan" 的内涵是回历的九月 (该月内教徒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改 Tomb 为 Mazar, 笔者以为该词更能忠实反映该建筑群的全貌和内涵。据历史考证,阿帕霍加的父亲玉素甫·霍加是明末清初从中亚来喀什噶尔传播伊禅派教义的传教士。父亲死后,他继承父亲的传教事业。后来,在政治上颇为得意,成为喀什噶尔一带的封建统治者,死后葬于此。该建筑群除了陵墓外,还有附属的大礼拜寺、经堂、门楼和小礼拜寺。它们是一个建筑整体,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凑合物。这些存在的形式完全与 mazar "麻扎"所指物的内容相吻合。

除此之外,"镶补式"翻译,解决语义空白,也能达到信息传递圆满到位的结果,对维吾尔民族一些风味小吃、著名文学作品或乐章,可以进行"镶补式"翻译处理。即:前半部写音译(维吾尔语),后半部为释义。"馕"译为 Nan or Uyгур bread, "烤包子"译为 Samsa or baked dumpling with stuffing of onion and minced lamb, "十二木卡姆"英译为 the Twelve Mukkam or the Twelve

Major Divertimentos composed of more than 340 classic songs, folk songs and pieces of dance music and instrumental music. 由于文化的差异,单纯音译,只会给的语带来语义空白,达不到语言的首要功能——交际效用,不会引起的语读者的共鸣。“补式”翻译,尽管表述冗长,显得啰嗦,但它给外国人提供了理解词语的背景知识,仍不失为一种好的译法。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英译词语上问题的陈述与分析,笔者认为,翻译事关因素多,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译者在翻译时,应本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遇到吃不准的词,决不可望文生义,应勤查、多问。在努力提高英语、汉语水平的同时,应注意安排时间研读新疆史,了解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不断扩大知识面,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少出错误或尽量不出错误地介绍新疆的山山水水,宣传新疆的建设事业。同时,希望自治区对外宣传的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大专院校有关专家,成立一个译品质检部门,负责对今后的对外宣传出版物进行把关、审定,使新疆的对外宣传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新疆外语翻译尴尬透视

这些年,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自治区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涉外项目在新疆落户,国际会议在新疆举行。同时,也有不少新疆有实力的公司走出去在海外拓展业务。中外交流增多带动了翻译业务量的增多。翻译公司由原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几家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多家。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翻译数量多质量差,给客户利益带来了损失或使涉外谈判和合作大打折扣。因为,中外交流往往始于书面翻译。正如 2001 年一位参加中加企业科技合作暨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加拿大庞齐制造公司总裁马克·伏西里尤谈起在乌鲁木齐的洽谈会,认为“英文翻译错误太多”。马克先生接着提到会场上的一条标语“Welcome to Canadian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ning-up of Western”。它的意思是“欢迎来加拿大企业参加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个错误太荒唐。客商阿兰先生看到我方宣传材料时也发出这样感叹,“一个连文字都不重视的民族,怎么指望跟他作生意呀”。的确,我们当前的英文文本别说跨文化,就连跨语言都错误百出,俨然一幅野蛮使用英语的现状,难怪我们的外国朋友看了不知所云或叫苦不迭。如果说这些年我们搞打假,其实最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就出现在翻译这一文化产业上,甚至劣质产品比例高达 90% 以上。但是,令人可悲的是,面对这种特殊文化产品沦落如此境地,社会上既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也没有任何整顿的举措,似乎一切都相安无事。导致眼前混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业主非翻译专业人士,从业人员没有准入资格要求

面对日益增多的翻译业务,现在五花八门的翻译公司倒是不